



人物

母亲病了

□ 施崇伟

父亲在电话里哽咽着：“你妈妈……病了……在医院……”要强一辈子的父亲难有这般低沉的腔调。

我火速驱车近百公里赶往医院，第一时间找到医生询问病情。我从医生办公室出来，看见站在门口的父亲红着眼眶。我握住他的手，发现他的手一直在颤抖。病床上，母亲躺着，脸色苍白，左手腕上扎着输液的针头。见我来了，她欠欠身子，想要坐起。用力把右肘强撑在床上，我扶着她又平躺下去，然后给她讲着医生告诉我的情况。我说了一大堆话，母亲似懂非懂地应答。后来，她低声咕囔着说：“能治好吗？”她似乎在与生命作一场较量了。

我握着她的手，软软的，依然暖和。我控制不住地难过和心酸：病中的母亲，真的老了！

母亲是我们家的魂。年轻时，父亲工作在外，她独自撑起一个大家，张罗着婆媳、姑嫂、叔嫂的家庭和睦，拉扯三个儿女的成长。我少年时家里的日子极为窘迫，但母亲节衣缩食让我们兄妹读完了高中、中专。我在外上学和工作期间，每次回到老家，见到的都是她灵动而忙碌的身影。我们成家后，母亲轮换着在各家带孙持家当“保姆”，到我也渐老，一幅退休状态的休闲了，她一来我家就进菜场、入厨房，不便的腿脚依然忙里忙外。脑海里，浮现出母亲行走的脚步总是在小跑；逢说话时，也是快人快语。即使偶尔生上一场小病，出了医院，又精神十足，不时还和父亲一道，与一群老人同学聚会，背上行囊参与一场“夕阳红”旅行。

母亲75岁了，感觉她还没有到老的时候。我们兄妹有各自的家庭。父母为了不给子女添麻烦，就一直单独居住。我们偶尔回家，看到的父母总是快乐而且还算硬朗。他们永远都能记住每一个儿孙的生日，那也是他们轮流到各家的日子。无论是到哪一家，他们自己坐车来，来了就开始买菜、做饭，把孩子们的每一个生日都经营得有滋有味。他们，哪里有年老的迹象？

我安抚了母亲，让她睡去。然后悄悄问起父亲他们平常的日子。其实，近几个月来，母亲就越显虚弱。腿在浮肿，已经不敢多走路；腰颈的疼，常常夜不能寐。那期间，我时常打回电话。电话里，他们传递给我的声音，没有叹气和呻吟。他们告诉我，他们在茶馆下棋呢，或者他们在滨江路上散步。其实，好几次，老俩口都是在病床上给我制造假相。

母亲老了。目光已显出迟钝，和她说着话时，表情一脸茫然。医院给她作了全面检查。母亲的糖尿病出现多个并发症，视力严重下降，脚趾的知觉近乎麻木。如再不控制就可能……

这样的情形，我不敢描述，我不敢想像那一天会在我的内心深处掀起何等悲凉的风暴。

一生的艰苦劳作和省吃俭用，母亲像一台长久运转缺少保养的机器，到了晚年落下了这么多病。这不仅是身体的痛，也是心灵的痛。即使她和父亲渐渐老去，老俩口仍然坚挺着，从不向儿女诉苦，从不让在外头工作的儿女担心和分心。他们，用隐忍和坚强，在故乡的斜阳里，弹奏着一曲可憐天下父母心的夕阳唱晚。

往事

故人西去

□ 刘艳军

高中毕业二十余年了，昔日的同窗怀着梦想各自纷飞，天涯海角，谁都没有停下来回头望的闲暇。只有到年终岁末或是清明雨下，才忽然忆起，有些同学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人生无常。高中毕业时的同班同学，40来号人，而今竟有4个离我们远去。在初春的微风细雨中，一些碎片穿越时空，飘落在眼前，像残损的书页。

梁奕，瘦弱娇小的女生，腿有点跛，英语学得很好，月考经常超过我。我们都是同一个镇的人，我在八村，她在九村。放月假的时候，我们时常会约几个顺路的同学一起步行回家。二十几里的路，翻山、过河，一路说个不停，说同学，说老师，也说家里的牛羊和稻谷，说我们简单而清纯的青春生活。夏季，到处洋溢着蓬勃的生机，绚丽的花朵和青涩的野果漫山遍野。男生像猴一样蹿上山坡，呼啸着采摘。没有口袋装，就脱下外套来，把两个衣角一系，两个袖口一扎，就是一个大麻袋了。大家坐在山梁上，头发里插满喷着香气的野花，嘴里嚼着酸酸甜甜的野果，高兴时，还放声吼几句叶倩文的歌：“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恩怨悠悠，生死白头，几人能看透……”梁奕说：“几人能砍头？”于是大家开怀大笑，继续赶路。我们让梁奕走在队伍的前面，她的腿脚不太方便。过了狮子桥，该分路了，梁奕轻柔而客气地说：“我走这边，你们慢慢走啊。”

我还在西安读书的时候，听同学信里说，梁奕因病做手术，未成功，不久就死在村里了。

谢洪泉，金桥乡人，腼腆而善良的一个男孩。1995年7月在县城参加高考时，我们两个住同一个房间。考试的间隙，我们也去打台球。他的技术比我好，我常常输给他。他只是埋着头尽心尽力地打，不怎么说话，就跟他埋头读书时一样。旁观的同学看着实力相差太大，对谢洪泉说：“让10分，让10分。”谢洪泉笑着说：“好，让10分。”

高考结束等待放榜的日子里，我和金桥乡的同学去过他家，可是他不在。我们把一些糖果留给他母亲就走了，此后竟没有再见。

我在西安读书生病的时候，他寄来了100块钱，辛苦打工赚来的。我毕业之后到广东谋生，他给我打过一次电话，求我帮忙找份工作。我说广东打工也不容易了，不好找，工资也很少。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后来得知谢洪泉肝癌去世了，留下妻子和一个女儿。每当想起这些事情，我心里就非常难过和愧疚。

杨文波，也和我同镇，他家在镇上开了个小卖部，有个哥哥在小卖部里修理电器。因为和杨文波是同学，我家的黑白电视机坏了都是送去让他哥哥维修。

高三的时候，杨文波坐在我前面，戴一副深度眼镜。眼镜取下的时候，鼻梁两侧现出两个墨绿色的深坑，煞是吓人。虽说他家开了个小卖部，但经济状况似乎并不好。“蹦蹦车（一种载客三轮摩托，跑起来“蹦蹦”响）”可以开到他家门口，但为了节约几块钱车费他也常和我们一起走路回家。

2001年，我回老家的时候在城里见过他，隐约记得他说在一家国营工厂里做事。他有点忧郁地说，收入不大好，不过还没到从家里拿柴拿米的地步。后来听说他娶了个藏族女孩，估计是在阿坝读书时认识的。有一年，母亲打电话跟我说，上次赶场还和杨文波聊天呢，下场再去的时候，花圈就摆在家门口了，上面确实写着“杨文波”。

秦雯，一个漂亮的女生，高三时坐在我的后排，文娱委员，歌唱得很好听，婉转悠扬，百灵鸟儿一样的。高三那年，晚自习正式开始前的半小时是唱歌时间，一周大约一半时间是如此。教大家唱歌最多的自然是秦雯，李学斌、陈建和我偶尔也客串一下。我那时候教大家唱部正宵的《千纸鹤》、孟庭苇的《无声的雨》，感觉还挺好的。人到中年，回想起来，那时我们都是绿叶，只有秦雯才是一朵鲜艳的红花。从她白皙的脖子里飘出来的歌声，也像花一样，葳蕤而芬芳，在我们的记忆里永开不败。

白天的自习课，秦雯有时也轻轻地哼着歌，《小芳》啊，《忘情水》啊，《外婆的澎湖湾》啊，等等。听说老师找她谈过话，叫她不要唱，说影响同学学习。可是我，在她的前排，沉浸在如梦如幻的歌声中，度过了甜蜜而幸福的高三时光。

2005年夏天，我回老家，在母校任隆中学的门口遇到了秦雯和她的丈夫。她看上去成熟了很多，脸上明显搽了粉，依然很漂亮。大家停下来就寒暄了几句话，不过两分钟时间。十年不见，彼此都生分了，我的心里油然而生一种苍凉的感觉。

有一年秋天，同学说，秦雯和她的丈夫遭遇车祸，双双去了。那场车祸，让我们的百灵鸟儿永远停止了歌唱。不过，任凭春秋代谢，韶华似水，她的青春的歌声始终在我们的生命里回响：“我多么希望，你不曾离去；我多么希望，爱情再继续；我多么希望，我们能再相聚。我多么希望我多么希望，能再遇见你……”

春分已过，清明临近，暮雨潇潇，潇潇暮雨，一点点润湿我尘封的记忆。在遥远的异乡，我为西去的故人点亮香烛。借着星星点点的光亮，我努力地寻找那些在我的生命里开过花朵。感恩那些花朵曾经在我的生命里盛开，留下永不消逝的馨香。此岸彼岸，祝愿安好。

小说

心有灵犀

□ 李战辉

天气真好。

思依偎在青青的草地上，娜依偎在思宽阔的胸膛上，而醉人的、带着淡淡花香的熏风却在悄悄依偎着他们，似乎比这对热恋中的情人还要惬意，还要甜蜜。

阳光试探着，已经从他们的脚下爬上膝盖，又爬上脸颊。但他们似乎忘记了时间，忘记了一切，谁也不说话，只有两颗“怦怦”蹦跳的心在相互激烈地碰撞。

许久，思把嘴巴凑向娜的耳朵，风撩着娜柔软的、带着迷人香气的秀发轻抚着思的脸，酥痒酥痒的。“娜，我给你表演一个魔术好不好？”

娜愣了一下，回过头：“看你笨笨的样子，还会表演魔术？”

“要不要试一试？”

“你要表演什么魔术？”

“耳朵听字！”

“切！”娜撇嘴的样子也好看。

“不信？这样，你写几个字，让我听听试试！”

娜顺从地从手提包中拿出笔记本，轻轻地扯下一小块纸，拿起笔来，犹豫了片刻，说：“闭上眼睛，不要偷看啊！”一边飞快地在纸上写了几个字，轻轻地叠成了一个小小纸团。

“你听听，我写的是什么字？”

思郑重其事地把小纸团放在耳边。

“你听出来了么？”娜问。

思一副认真听的样子。

“你听出来了么？”娜的脸似乎红了。

“我听出来了，你写的是——我——爱——你——”思大声喊道。

“讨厌！谁让你喊出来了！”娜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拳头雨点般向思的胸膛上砸去。

……

许久，她从他的怀抱中挣脱出来。“告诉我，你是真的听出来的么？”

“是的，不过不是用耳朵，而是用心……”

诗苑

清明

(外二首)

□ 罗裳

担心石头磕伤子孙
整个三月，您一直忙着
用青草铺垫山路

生怕山坡太过荒凉
您用春风，把野杏树的愿望
一朵一朵点亮

似乎还不够，您又用云朵
一遍遍擦拭天空
用雨水，一寸寸清洗大地

爷爷，所有您放心不下的这些人
此刻站在您的墓碑前
轻声说起，您放心不下的事

您深爱的人间，
山河芬芳，亲人安好
布谷声里的庄稼
已长成春天的模样

清明辞

原谅我，没有焚烧纸钱
沿袭古老的习俗
原谅我，没有燃放鞭炮
怕惊扰您安详的睡眠
我来看您，
其实是您在看我
我泪眼婆娑，
其实是您泪眼婆娑
您留下的梦，我接着做
并在时光里姹紫嫣红
如果您想回家了
这遍地思念的泪花，会被星光
一朵朵打开
照亮山路上曲曲折折的夜色

清明祭

天空止不住悲泣
细雨纷飞
打湿游子的目光

山路诉不尽哀思
愁肠九转
拂痛梨花的守望

点上一炷香
追思随着青烟攀缘
洒下一杯酒
往事在醇香里发酵

我穿行在记忆的废墟里
像一个无助的孩子，一遍遍
打捞着曾经的温暖与呵护

而坟头上的青草，一再伸出
颤巍巍的手，似乎
急着安抚我心中的痛处

春城晚报

开屏新闻App

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

